《满汉大辞典》的编纂及其学术价值

丰 申 巩 额

1993 年 12 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专家安双成等编纂的《满汉大辞典》由辽宁民族出版社正式出版 。巴达荣嘎、安俊、佟永功先生参加了外审工作，辽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关嘉禄先生任特邀通审。这部 170 万字的辞书，凝聚着作者 30 余年的心血，是当代中国满文工作者对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和满学研究的一大奉献。著名清史、满族史专家王钟翰教授说：“《满汉大辞典》的出版问世，是满学研究领域的一项重大学术成果。”

自满文创制之日起迄今已有 395 年历史。由于满语是清代国语、国文，所以满语、满文又有“清语”、“清文”之称谓。有清一代，满文被奉为国书，尤通行于康乾盛世，形成了一批数量相当可观的满文档案，其内容涉及清代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民族、文化等各个方面，是研究清史、民族史和满族文化、满族语言文字的第一手史料。这笔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堪称世界民族文化宝库中熠熠生辉的瑰宝，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今天，在广泛的世界性学术研究领域和我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以及对外关系等方面，满文历史档案文献有着重要的借鉴和参考意义。

长期以来，清史及满文专业工作者多使用清代编纂的辞书，也参考国外学者编纂的辞书。这些辞书各自展现了不同的风格和特点，具有实用性，编纂者功不可没。随着对满文文献不断地发掘、整理、研究和利用，旧日的工具书已经远远不能适应专业工作深入开展的需要。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编纂一部涵容量大、质量上乘、使用方便、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的大型满文辞书就成为当代中国满文专业工作者的一项急迫任务。

早在本世纪六十年代初，在周恩来总理亲切关怀下，中央民族学院开办了建国后第一届大学本科满文专业班。《满汉大辞典》的主要编审人员即是当年该专业班的学生。犹记当年同窗共读情景，至今历历在目。唯其印象最深者，则是来自新疆的锡伯族学友安双成，他生在察布查尔，谙熟当地口语，入大学后刻苦攻读基础课程。日后安双成先是分配到北京图书馆善本部，后调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部，得天独厚的人文环境为他继续从事辞书的编纂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尤其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领导对编纂这部大型辞书高度重视，列为业务工作和学术研究重大课题。满文部专业人员长期对满文历史档案文献查阅、整理、翻译和研究，并进行满文教学活动，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和宝贵的经验，依靠集体的智慧，加强领导，重点攻关，使这部大型辞书锦上添花。70 年代曾两度易稿，80 年代初，本辞典第三稿完成。在领导的关怀和同仁的协助下，经过多方征求意见，反复进行修订，不断充实完善，该辞书编纂告竣。一部洋洋百余万字的大型满汉辞书出版谈何容易?! 1991 年夏，一次偶然的机会，辽宁社会科学院关嘉禄在与新上任的辽宁民族出版社洪景福社长探讨出版课题时，推荐了这部书稿。洪社长慧眼识珠，在出版经费拮据的情况下，决定承担出版任务，并拟请辽宁

省新闻出版局列入“八五”出版规划重点项目。辽宁省新闻出版局领导对该辞书的出版给予极大的关怀、支持和扶植。辽宁民族出版社为确保辞书的质量，特邀几名满文专家审订，并配备了强有力的编辑力量。

中央民族学院教授王钟翰、马学良先生获悉辽宁民族出版社将要出版此书，欣喜万分，慨然作序。经北京市民委金恒绩先生斡旋联系，1992 年 7 月刚从日本访问归来的爱新觉罗·溥杰先生抱病为辞书题写书名，留下传世绝笔。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徐艺圃等领导同志，为辞书的编纂和出版给予了大力支持。北京民族印刷厂活版车间主任李在成、康明德等同志在辞书的排版设计上付出了心血。在整个辞书的编撰、审校过程中，锡伯族、满族、汉族、达斡尔族、朝鲜族的专家学者和出版界专业人员忘我劳动，通力合作，精诚的团结，辛勤的汗水，熔铸在《满汉大辞典》的字里行间。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满汉大辞典》的编纂和出版是新时期民族团结、民族进步、民族文化繁荣昌盛的生动写照，对中国民族文化建设无疑是一项功德无量的建树。

《满汉大辞典》作为一部工具书，填补了自清以来大型满汉辞书的空白，其独特之处，集中体现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满文文献研究的实际和特点出发，在形式和内容上，勇于鼎革，锐意创新，注重辞书的科学性和实用性，因而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使用价值。

有比较才有鉴别。试举自清以来几部传世辞书编纂的风格和特点。

《清文鉴》是清代满文译学中第一部纲领钜制，开后日辞书编纂之先河。该辞书始纂于康熙十二年（1673 年），告竣于康熙四十七年（1708 年），经康熙帝审定后刊行，题名《清文鉴》。对后世影响殊深的满汉《两体清文鉴》，其正式名称是《御制增订清文鉴》，完成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 年），对康熙朝编的《清文鉴》做了相当大的增删，删去了注解里“摭拾陈编章句，及以之乎者也为文者”，改成“日用常言，期人共晓”。其显著特点是把全部辞汇都译成汉文，并附有满文对音，但注解未译成汉文。再者就是增加了满文的汉音切音。《五体清文鉴》含满、蒙、藏、维吾尔、汉五种文字及三栏注音，这部书没有殿版，只有钞本，完成于乾隆年间（具体时间不详），民族出版社 1957 年付梓发行。该书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和实用价值，是我国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

以上所举清文鉴均属分类辞书，在清代影响尤深。乾隆朝宗室宜兴称“清文鉴一书，分门别类，言博注详，诚为集国语之大成。”宗室祥亨复称“经御制清文鉴一书，又复钦定增订清文鉴数千言，附以对音汉字，上之天人政治，下至草本昆虫，以及字义之虚实，语气之轻重，无不剖析精微。仰见圣学渊深，钜细靡遗，共遵为经国成宪要典，凡属八旗满蒙臣仆尤沐教泽于无穷矣。”公允而论，《五体清文鉴》洵属清代分类辞书编纂之典范，但也有不少缺憾之处：如词义铨释过简，多义之词更难查找；满文词条无注音，亦未注明词性；《五体清文鉴》原抄本 6 函，36 册，出版后也是三大厚本五千余页，携带及查阅不便。上述仅仅拙见而已。瑕不掩瑜，《五体清文鉴》至今仍不失为一部以分类取胜、极有价值的工具书。

清代学者汲取清文鉴之精华，在辞书编排上不断改进，突出满洲文字风格特点，“以各类清语分隶于十二字头之下，以汉字注释之，亦颇简便易于翻阅也”（《清文补汇》原序），此即按满文字母次序排列之辞书，当以乾隆十五年（1750 年）京都李延基编纂的《清文汇书》及乾隆五十一年（1785 年）宗室宜兴补纂之《清文补汇》深受学者青睐。《清文汇书》凡 12 卷，《清文补汇》又补七千九百余言共 8 卷。光绪二十三年（1897 年）宗室祥享嘱托八旗翻译总学教习志宽、培宽令肄业诸生将《清文汇书》和《清文补汇》端楷妥缮，复加详校，合订二书

为一编，名曰《清文总汇》，洵可为学习清文之迷津宝筏。溯本求源，以十二字头之序编纂辞书之首创当属康熙二十二年（1683 年）沈弘照先生编纂之《大清全书》。该辞书收词古朴，颇有参考价值。以上所举按十二字头次序编纂之辞书通行日久，学者视为必备工具。然也存在某些不足，如收词不够丰富；字义诠释简朴；缺乏阐义例句等。

尚须指出，国外学者在满文辞书的编纂方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迄今深受中国学者欢迎并经常使用的《满和辞典》，采用以罗马字母序列排列词条并以罗马字标音等方法，这些创新颇有借鉴意义。近年来，中国学者编纂的《简明满汉辞典》以及《清史满语辞典》等，在辞书的体例和编排上都做了有益的探索和创新。

继承和借鉴，是创新的坚实基础。只有坚持创新，继承和借鉴才富有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满汉大辞典》的编者遵循这一主导思想，以高度的务实精神和严谨的科学态度，在辞书的总体框架设计及细枝末节上，摒弃了旧日辞书的传统模式，在继承的前提下，立足于创新，在辞书体例、编排等方面均有突破，使人感到整个辞书蕴含新意，浑然一体。

装帧精美考究，印刷质量上乘。深绿色硬质封面上镌以溥杰先生题定的烫金书名，字体典雅庄重，色彩和谐悦目，书脊上烫金图案及满汉文书名显得格外醒目。赭红色硬皮护封上贯以烫银仿宋印刷体书名，中下部镌以烫银满文篆字书名方印，设计别致新颖。内封正面仍以溥杰先生题写书名居中，白底蓝字，更显清新雅致。内封背面印有编委会及审稿人名单，使人一目了然。

总目设计，与其他满文辞书相比，显示了编者独具匠心。“前言”写得言简意赅，集中阐述了《满汉大辞典》编纂的时代背景、指导思想、目的意义及编纂状况。两篇“序”各有特色。王钟翰教授作序，侧重于从清史、民族史、满学研究的角度审视辞书的特色及价值。马学良教授作序则侧重于从语言学的角度论述满文学科发展的历史轨迹、人才培养及辞书的科学价值，读来颇受启迪。“凡例”设词条、释文、排列、符号、略语表五部分，详赡明晰，集中勾划了辞书的编排体例及注意事项。“满文检字表”在“凡例之后，正文之前，按满文十二字头次序排版刊印，标明页码，便于查索。“正文”共 1097 页，收词近 5 万条，包括主词 条（单词）和副词条（合成词），大大超过《五体清文鉴》及《清文总汇》词条之数。主词条和副词条的排列，基本遵循满文十二字头音节字型的字母音序，副词 条不止一个条目的，按第二字音序排列。第二字相同的，按第三字排列，依次类推。主词 条为满文本字，下为拉丁字母转写（国际通用）、词性、义项，排列有序，有规可循，古今结合，相得益彰，弥补了传统辞书对主词条铨释的不足。副词条均用满文字体，释义一律用汉文，字清义明，得当周详。“附录”部分，尤见特色，填补了旧日辞书之空缺，为使用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其中，“满语简要语法”按照现代语言学理论，突出了满语的固有特色，为初学者提供了简明实用的教材。“清帝生母简历”及“清代皇子简历”，是从清代玉牒中选录的珍贵的第一手史料，尤其是人名及封谥皆满汉合璧，更具学术价值。其中一些记载弥补了官书之阙如。譬如：关于多尔衮卒年月日，《清史列传》记载不详，只是写明年月，缺具体日期：“十一月，王以疾率诸王贝勒猎边外。十二月，薨于喀喇河屯，年三十有九。”（卷 1 第 36 页）《满汉大辞典》“清代皇子简历”和硕睿忠亲王多尔衮一条详细记载了多尔衮于“顺治七年（1650 年）十二月初九日卒”（见 1153 页）。又，清太祖高皇帝努尔哈赤十六子之生母，“清代皇子简历”中皆有记载，而《清史列传》等官书却鲜见记述。再，纠正了当代史学工作者著述中的谬误。譬如中华书局 1986 年出版《清代人物传稿》上编第三卷第 36 页称“受新觉罗·豪格，清太宗皇太

极长子，母叶赫纳喇氏。”而《满汉大辞典》“清代皇子简历”根据《玉牒》所载“和硕肃武亲王豪格，继妃乌拉纳喇氏生。”显见豪格生母不一，宜应以《玉牒》所载为准。又如，关于康熙复立允礽为皇太子的时间问题，《康熙大帝全传》（吉林文史出版社 1987 年出版）一书第 655 页中有两条记载，一为康熙四十八年（1709 年）“正月，二十一日，复立允礽为皇太子。”一为同年“三月，为复立皇太子允礽，遣官告祭天地、太庙、社稷。授皇太子以册宝。”确切时间是正月，还是三月，《满汉大辞典》第 1157 页根据《玉牒》记载，确定为“康熙四十八年（1709 年）三月复立为皇太子。以上仅举几例而已。“附录”中还附有 13 种表格，一为语言文字方面的表格，如新老满文字母对照表、满文字母拉丁转写表；一为历史知识方面的表格，如清帝年号对照表、清帝世系表、清代帝后封谥表、清代帝讳表等；一为日常用语方面的表格，如满汉数词对照表、满汉重量单位对照表、满汉容量单位对照表、满汉长度单位对照表等。这三种类型表格荟萃一书，别开生面，颇有新意，深受读者称道。“附录”最后是满文单词拉丁转写索引，总体按拉丁字母序列编排，查索十分便利。

形式上的继承和创新，与内容的充实和完善互为表里，相辅相成。

《满汉大辞典》在内容上充分体现了清代文书档案的风格和特点，这是区别于以往满汉辞书的主要标志。满文是一种民族古文字，现代已经不复使用，其大量使用于清代文书档案中，这一文字载体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和特殊性。编者充分注意了这一点，因而使该辞书有别于其他辞书而独具风采。我们应当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待这种民族古文字，不能完全以现代辞书的模式而苛求于编者，否则其效果将是不伦不类的。

收词宏富，广征博引，增补有当，注重实用，突出了清代档案的公文特色。以 A 字头为例，《清文总汇》收录词条约 1443 条，《满汉大辞典》A 字头共收入词条（含主、副词条）3234 条，增加了 1791 条。以主词条 Aisilambi 为例，《清文总汇》收录由主词条衍变合成的副词条 14 条，《满汉大辞典》收录副词条 67 条，增加了 53 条。增补的副词条多为清代职官名色、专用名词及档案术语，一般辞书殊难查找。类似词条很多，容不赘述。《满汉大辞典》还收录了不少与汉语相对应的成语，一般用意译的方法表现，组词合理，切中词义。满语文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兼收并蓄，融会贯通，形成了数量浩繁、排列工整、具有清代文书特色的新成语，《满汉大辞典》中多有收录。

对于清代刊刻的《满汉六部成语》（乾隆七年永魁堂刊刻本，乾隆六十年文盛堂本，嘉庆二十一年文盛堂本，道光二十二年文英堂本、聚星堂本、小西堂本及署“堂刊”的版本等）以及光绪十五年京都隆福寺聚珍堂梓行的《清语摘抄》（含《衙署名目》、《官衔名目》、《公文成语》、《摺奏成语》）等专语词书，《满汉大辞典》的编者进行了广泛的收集、筛选、整理和铨释，同时也补充了这些辞书所缺而专业工作常用又难查找的公文和摺奏用语。

根据清代档案记载，《满汉大辞典》还增补了我国三北地区的一些满语地名，其中也有蒙古、索伦（鄂温克）、达斡尔、维吾尔等民族命名的地方，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如 yaksa 一词，作为名词 有两种释义，即①河弯坍塌处，塌陷处：mukei yaksa 水湾。②系地名，雅克萨，索伦名，位于黑龙江北岸。笔者于 1985 年夏曾赴黑龙江考察，所见雅克萨沿江一带地形地貌与《满汉大辞典》所载完全一致。

清代在新疆、蒙古、东北地区设置了不少卡伦。抗御外侮，捍卫边陲，强化管理和统治，具有重要军事意义。这些卡伦在以往辞书中是很难查找的。《满汉大辞典》依据清代满文档案记载，收录了不少卡伦词条，并详细注明了地理位置、设置时间及所辖属，对于研究清代边

疆管理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此外，新增补的词条中有不少旧清语、借词 、佛教用语、满文书名、谚语及文学用语等，大大丰富了词汇的含量

词条释义完整、简洁、准确，并附有例词例句以彰其义，是《满汉大辞典》的又一重要特色。

以名词 juhiyan 为例：《清文总汇》释为一朱显达所管一分人丁，即 emu juhiyan；《满汉大辞典》依据满文档案内务府奏销档、辽宁省档案馆藏《黑图档》等记载，准确注释为：朱显，指朱显达所辖从事打鱼、捞珠、采蜜等差役的人丁所组成的组织名。juhiyan da 朱显达，指专司打鱼、捞珠、采蜜等差之头目名。查《满和辞典》，此词条未曾收录。

又如 haha 一词，《清文总汇》释为男人，并有五条副词条（含合成词）：haha jui 男孩子，儿子；hahas i 众男人，汉子们；hahangge 男的；haha i deji 比人强胜出群者；hahai on 汉子营生，丈夫事业。《满和辞典》除主词条 haha 外，仅注副词条二。《满汉大辞典》中 haha 主词 条的解释则精详周密，词性有三，作为名词释义为男人，男子；壮丁，壮士。作为形容词释义为男的，公的，雄的。作为量词释义为汉子地，即一汉子地为五晌地，约为三十亩。副词条 19 条，除涵容以往辞书所载条目外，又增补了富有公文档案特色的合成词及例句。

又如 hojo 一词，《清文总汇》及《满和辞典》均以形容词 铨释，意为俏，妇人俊美。副词条一，均为 hojo faha 意为瞳孔，瞳人。《满汉大辞典》hojo 一条，释义丰富，作为形容词释义为俏的，秀丽的，标致的，俏丽的，俊俏的，清秀的，娇美的，苗条的。作为名词释义为和卓，系维吾尔语，义为有道者。副词条有六，其中如：hojo arbun saikan fiyan 落雁沉鱼之容。hojo hehecusi 花旦。又如形空词 ja，释义①便宜的，廉价的，低廉的。②容易的，简单的，简易的。副词条中 ja i ulhibure bithe 易知由单，征收田赋时发给粮户的通知单，又发放兵粮的通知单。类此由 ja 引伸的专有词语，释义详明，对于我们查找专用词语颇为有益。

动词可谓满语中的骨干，其词尾变化较为活跃，有态、体、时、式等范畴，富有表现力。《满汉大辞典》不仅注意充分体现满语动词的特点，而且对某些一词多义经常使用的动词词义作了必要的补充，从总体上看体现了科学性和实用性。以动词 arambi 为例：《清文总汇》释义有五，即：粉饰做作改变本性；凡物制造；写之；委署官员；结拜弟兄结认干亲之结。《满和辞典》释义与《清文总汇》基本相同。而《满汉大辞典》arambi 一条，不仅注明了该词词性为及物和不及物动词，而且详列了 14 种词义并附有例句。此外，副词条十五。这些副词条进一步深化了主词条 arambi 的含义，与主词条互为呼应，相得益彰。其它一词多义的动词如 jafambi、gidambi、alimbi、alibumbi、tatambi 等释义皆有增补，更加精确允当。

清代封谥用字，相当讲究。《满汉大辞典》编者对此参稽考证，颇显功力。kimcikū 作为封谥用字诠释为：密，封谥等处用语，其 nenehe endebuku be aliyame dasahangge be～sembi 追补前过曰密；gūnigan seolen narhūn getuken be ～sembi 思虑详慎曰密。谥字很多，仅举一例，可见诠释之详切。《满汉大辞典》对其他词类诸如代词、数词、量词、副词、连词、后置词、语气词、助词等的搜集、整理、收录、铨释亦十分注重其完整性与科学性，主、副词条搭配有效，释义清晰，较之以往辞书、更胜一筹。限于篇幅，在此不一一赘述。

《满汉大辞典》作为一部大型满汉文工具书，其可贵之处在于形式和内容上的刻意继承和大胆创新，突出了满文的鲜明风格和固有特色。